

◆洪放专栏·蓦然回首

读无字碑

一个人的一生，其实想起来，也就是读碑、立碑的过程。读碑，是读别人立下的碑。立碑，是立自己这一生的碑。碑，或有形，或无形；或高大，或窄小；或峥嵘，或静穆；或处于高山，或安于一隅；或沐风栉雨，或华亭其上；或漫漫苍溟，或新字如昨；或长有凭吊，或寂寥荒野。但无论怎样，无非就是一块碑。碑立在世上，或者立在上心，那其实都只是生者的事。对于逝者，他已完成了平生功业。有形的碑，无形的碑，于他，均了无意义。说到底，碑，不过是立者对于自我心灵的一种观照罢了。

以如此心态，在乾陵读无字碑，便一下子豁然。

乾陵与大地上众多的陵寝一样，也就是肃穆，也就是威严，也就是突显权利与哀荣。当年武则天以无字碑的方式，将自己一生立起的碑，安放在此。她的用心是很明显的。除了对于一个在男权社会里居于权力巅峰的女性的落寞外，她更多的应该是想向后人昭示她的抗争、理想与内心的孤寂。她深知：她已用自己的一生，在大地上立下了另一块大碑——那是参天地、泣鬼神的大碑，是治国兴邦的大碑，是励精图治的大碑，是对男权皇权挑战的大碑，是中



洪放，桐城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。现居合肥。

◆小说世情

女人与狗

刘 平

晚饭后，女人带着姐姐在小区里溜达。姐姐是一条纯白色的狗，女人把它调教得很乖巧伶俐。平常，女人走到哪姐姐就跟到哪，寸步不离。可今天，女人突然发现姐姐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，略带几分忧郁的目光四处扫了一下，发现姐姐在一个圆形花坛旁边跟一条米黄色的狗挨挨擦擦玩得正欢。

女人走过去，喊一声：“姐姐！走。”这时候响起一个男人磁性的声音：“欢迎！过来。”

那个男人站在花坛的另一边，女人认得，是对门那个单身男人，四十来岁。女人知道他是个单身男人，因为她从来没有看见过对面有女人出现过，进进出出都是他一个人。作为对门邻居，女人对男人的印象并不坏，样子算得上英俊，衣着整洁得体，胡子经常都刮得干干净净的。但彼此并不认识，楼道里碰见了，有时候点个头，有时候连头也不点。

姐姐没有理会女人，欢欢也没有理会那个男人，只顾在一起玩。后来，女人抱起了姐姐。女人抱姐姐的时候，欢欢冲女人叫，很着急的样子，女人狠狠瞪了它一眼。“你们什么时候勾搭上的？”回到屋里，女人问姐姐。

神差鬼使一样，女人对那个男人的屋里突然产生了兴趣，像在拓展自己对那个男人的了解一样。女人想象那个男人屋里一定又脏又乱，像个狗窝。单身男人嘛，哪个屋里不是像狗窝一样。地板从来就没拖过，臭袜子丢在地板上，一堆很久没洗的脏衣服裤子扔在沙发上……但他们走出门，都会收拾得人模人样的，就像对面那个男人一样。

“他的条件也算不错，咋就没个女人呢？”女人这样想。

姐姐和欢欢看样子是真的玩在一起了。上午，女人坐在沙发上翻一本时尚杂志，突然听见门外一阵狗叫声。不用想，女人就知道是欢欢。正在沙发上玩的姐姐一下激动起来，跳下沙发就朝门口跑去，也一个劲叫。女人心里觉得烦，叫一声：“姐姐！过来。”可姐姐毫不理会。女人又叫一声：“姐姐！过来。听见没有？”姐姐还是没有理会。

隔着一道门，姐姐和欢欢肆无忌惮

国历史上第一次从人性的深处追随理想的大碑。

有这大碑就够了。乾陵不过是给后人看的，无字碑不过是另一种象征——纵然武则天走了，但她足够让历史记住她，议论她，不忘记她。

这，可能也是武则天的大智慧吧。

很年轻的时候，我住在桐城的西山脚下。西山，早年坟莹遍布。1980年代，一部分地方被平整建房，另外还有一部分地方，依然保留着一大批坟墓。有墓就有碑。我经常在午后的阳光中，沿着小径上山，在那些墓中间彳亍。墓上的名字，或新或旧，或浅或深，或浓或淡，或粗或细。但无一例外，那都是逝者之名，如今形同一个个符号。不过，那些是能让人想象和怀念的符号。我慢慢地读碑。有些碑，能让我想象出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。这些故事，有的，还在大地上流传，有的，已经湮没；有的，曾经风光一时，有的，曾经落魄游荡；有的，曾是别人心中的秘密；有的，像一张白纸一样，云淡风轻。有些碑上，那后面的子孙名字里，有我熟悉的人。有些逝者，在世时我也曾经见过。但一切都浓缩成了一块碑。西山草木葳蕤，风吹草木，发出令人惊悚的声响。好在我每天行走，也不惧怕。读久了，碑上的很多名字都记得。读着读着，好像碑后面有响动，甚至浮起一张张面孔。我甚至想问：我读得对么？这就是你的人生么？

他们都曾奋斗过，辉煌过，黯淡过，痛苦过，欢乐过。他们都成了碑，他们终其一生，所立起的，就是这立于旷野的碑么？

读过了西山的碑，再读乾陵的无字碑，我没有加入围观之人的议论。对于我来说，这不过是武则天用一生所立的一块碑而已。它同我在西山所读的碑，别无二致。即使没有字，碑后所蕴藏的意义，也不过是一个逝者对这世人的期待、对后来者的注定要遗忘的提醒。

后来在更多的地方，更多的山上或者荒草丛中，我读过更多的碑。很多的碑，已经看不出逝者的名字，那其实也已形同无字。还有一些碑，早已失去了祭奠，他们的后人不知所踪。那其实又是另外一种无字之碑。我读它们，往往想到生者劳碌艰辛，像蚂蚁筑巢一样，立自己的碑，这大概就是人生注定的路径——从混沌中来，向有字或无字的碑去！

地谈情说爱。一阵阵叫声吵得女人心烦意乱的，没办法，女人打开了门。

姐姐扑过去、欢欢迎上来，楼道里，两个家伙挨挨擦擦的。

对面的门大开着，还开着灯。女人偷偷瞄一眼，发现那男人在拖地。这时候女人才发现，那个男人屋里并不是她想象的又脏又乱像狗窝，目光所及，到处都整整洁洁的。让人无法相信那屋里一直没有一个女人。

那个男人抬头冲女人笑了一下。他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，但女人觉得那笑隐隐有几分暧昧。女人心里也冲那个男人笑了一下，但她的笑没有表现在脸上，似乎是担心那个男人在她的笑容里读出暧昧来。

女人随手关上了门。可片刻之后，她又把门打开了。把门关上，姐姐咋回来呢？门打开的时候，女人又有意识用目光扫一眼对面屋里，发现那个男人正在整理进门处靠墙壁的鞋柜。女人收回目光的那一刹那，发现那个男人又冲她笑了一下。

女人也笑了一下，脸突然有些红了。姐姐和欢欢，都跑进对面屋里去了。姐姐的肚子不知什么时候大了起来。开始，女人以为姐姐得了啥病，抱去宠物医院，才知道姐姐怀崽了。

女人心里很恼火，关在屋里小声教训姐姐：“你一个女娃娃，咋这么不知羞呀？妈妈啥都不知道你就跟人家好上了，现在成这样子了，你说咋办啊？唉！真不害臊……”女人一边训一边轻轻抚摸着姐姐隆起的肚子，脸上露出一丝异样的神情。

姐姐的肚子越来越大。潜意识里，女人希望那个男人能主动一点，两个人一起商量一下，这事究竟咋解决。毕竟姐姐怀了欢欢的崽，他咋能还跟啥事都没有一样呢？

那天清早在楼道里，女人又碰见那个男人了。那个男人穿了一身笔挺的西装，一双皮鞋擦得锃亮。像往常一样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。那个男人对女人微笑着点了一下头就走了，没提姐姐和欢欢的事。女人觉得那个男人的笑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暧昧。

一个星期后，去非洲肯尼亚工作三年的丈夫终于回来了。丈夫发现了姐姐的大肚子，问女人：“姐姐咋啦？肚子这么大。”

女人看一眼丈夫，红着脸说了一句：“不要脸……”

姐姐是丈夫走之前专门买来陪女

◆信笔扬尘

听父亲说书

刘小兵

父亲退休前曾是一名中学历史老师，教了一辈子的书，也读了一辈子的书，满脑子的历史故事。退休后，他常爱与一群街坊邻居、老哥老姐们谈古论今，说起一些历史人物和大事件来，往往眉飞色舞，很受大家欢迎。父亲嘴皮子利索，加之历史知识丰富，一帮老哥老姐们听了他的“说史”后，都赞不绝口。

有一天吃过晚饭，我正在书房里写一个稿子。冷不丁听到父亲对母亲说：“小区这帮老哥老姐们让我开个说书的摊子，专门讲些历史故事。”“你是咋想的？”母亲淡淡地问了一句。“我想试试。说好了，以后我就收点茶水钱，说的不好，就拉倒……”听说父亲要说书，我从里间走了出来，左一个意见，右一个建议，说得父亲频频点头：“我记住了，正式上岗前，我会在家练一个星期，你和你妈就是我的观众，欢迎多提宝贵意见。”说得一家人都笑了起来。

原以为那天父亲不过喝高了，开玩笑而已。不想，父亲竟真的把它当成了一回事，认真做起了准备。他摊开书架上那本《三国演义》，翻到了桃园三结义那章，认真地品读钻研起来。父亲最喜欢这章，打小他就教育我们哥仨做人要重情义懂感恩，这老掉牙的故事，不想父亲今又翻出来，他能说得出彩吗？我暗暗为他捏了把汗。

看完了纸质版的《三国演义》，父亲不知从哪又找来一本袁阔成播讲的《三国演义》影像带，一个人关着门，在家里一遍遍地放着，一次次地揣摩着。

一个星期过去了，也没见父亲给我和母亲汇报演出，依然是关着门，一个人偷偷练着。见父亲越来越神秘，母亲有些坐不住了：“你爸整天

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的，不会中了魔吧，弄得怪怪的。”经母亲这一提醒，我也颇有些担心起来，于是借口找资料，邀上母亲去父亲房里打探“军情”。

资料自然是没有找到，我和母亲倒把担忧的目光齐刷刷投到了父亲的身上。父亲警觉地笑了：“我知道你们的来意，怕我憋出病来不是？放心吧，晚上，我给你们露一手，你们就知道马五爷有几只眼了！”

晚上，匆匆吃过饭，母亲早早洗了碗，打扫好客厅的卫生，父亲就正襟危坐地出场了。他吐字清晰，声音洪亮，语调时而高亢，有如山间溪流在耳旁激荡，余音袅袅；时而低缓，又好似习习微风轻掠发间，波澜不惊。再瞧他的神情，目光炯炯，表神丰富。一会儿拧眉，替书中的历史人物捏汗；一会儿大笑，为峰回路转的历史事件开心。说到精彩处，父亲突然把大扇往桌上一拍：“各位看官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”母亲乐了：“老头子，这刘、关、张结拜后，又咋了的，接着往下说……”惹得我和父亲都开心地笑了。

父亲的汇报演出大获成功，这也给了他很大的信心。不久，父亲就在小区外租了个小店，取了个“老刘书店”的店名，白天租书卖书，晚上就支一张书桌说书。渐渐地“老刘书店”就有了名气，每晚附近小区的老哥老姐们都不约而同地赶过来，听父亲说书。母亲就在一旁烧茶递水，忙得不可开交。

上个星期，我打电话邀父亲母亲双休日来我家吃顿饭。不想，父亲却笑哈哈地说：“兵子，改天吧，小区马主任约了我，还说要管我的酒和饭，让我哪天到他家去，给他卧床多年的老爷子说书……”



锦绣山河 汤青 摄

◆山川故园

压水井

童谨袁

炎热的夏日，当一切都沉浸在热浪之中时，我突然想起了老家那口压水井。

在那个小山村里，全村四五十户人家都依赖村东头两里外的一口土井来获取生活用水。然而，每次下雨时，那段上坡路就变得特别难走，人们稍不小心就会摔倒。曾经，母亲在挑水时，虽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摔倒，但在上坡的时候却不小心把脚扭伤了。这一事件发生后，父亲决定放弃他当时正在县城做的零工，赶回家用了半个月的时间，在我家院子靠西边的大柿子树下打了一口压水井。

这口压水井有半人高，底部用砖块铺平，并身用铁管子和铁筒组成，铁管插入地下，铁筒里装有皮碗，然后用一米左右的手柄延伸出来，在铁筒处焊个支点，利用杠杆的原理，通过上下压动，使皮碗排出空气，这样就会引出井水来。

我记得那天压水井出水时，父亲特意放了一挂鞭炮，寓意着这口压水井将给我家带来更多便利。压水时，需要向铁筒里舀一瓢水，我们又叫回井水，如此反复几下，回水就会把地下的水“哗哗”地引出来。母亲主要料理家务，每天早上天还未亮，就能听见她在院子里“嘎达，嘎达”的压水声，她将压好的水存放在一个水缸里，以供做饭和洗衣时使用。

由于这口压水井靠着大柿子树，而树的根系深入山上的土壤，所以压出来的水如同泉水

一般清澈、甘甜、纯净、无污染。我小时最爱听母亲压水的声音，当清澈的井水缓缓地流淌出来时，就像听到了一首美妙的歌曲。我偶尔也会帮母亲压水，有一次，我为了在众多小朋友面前炫耀自己的能力，忘了往出水口倒回水，一直空压了几十下。结果，不仅水没有出来，还把皮碗压坏了。父亲知道后，揍得我屁股上开了三朵“金花”，这件事我至今记得特别清楚。

父亲最喜欢用井水泡西瓜吃。每当摘回西瓜后，他先压一桶水，然后把西瓜放进去泡上几个小时，在中午最热的时候切成细小的月牙形，既能降暑，又能解渴。井水泡过的西瓜，只轻轻咬一口，那冰凉的甜味便会停留心中，清爽极了，那感觉比一顿美味佳肴还难忘。

其实，最热闹的还是晚饭后，窝在家里一天的村民陆陆续续走出家门来到我家的压水井周围。有的来乘凉，有的来洗澡，有的是挑水洗衣，最欢腾的还是孩子们，或席地而坐听老人讲故事，或聚在一起闹哄哄做游戏，热闹的场景不亚于现在的广场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情景宛如乡间一幅热闹的井水图。

农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如今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，压水井就像一个老物件渐渐离开了人们的视线。特别是空调进入人们生活后，消暑的方式有了大大改观，儿时那种消暑方式早已渐渐远去。看看又是夏日，我格外怀念儿时的那口压水井。

◆人间小景

如果将“鱼戏莲叶间”作为一幅画去参展，那它绝对是一幅上乘与唯美的画作，莲花盛开，清香四溢，鱼儿嬉戏，出没其间。

古人大多聪慧睿智，观察万物细致入微，动静相宜之间，成就了一幅幅千古传诵的天合之作。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。鱼儿游向东，鱼儿游向西，鱼儿游向南，鱼儿游向北。”轻松自如，随心所欲。爱游向哪里就游向哪里，不像我们世人，每走一步，都要设置好方向与目标。所以说鱼儿是快乐的，亦是开心的。而世人多烦恼苦闷。

鱼儿或许在某一时刻，也会受到意想不到的是一份伤害，但鱼儿的记忆只有七秒，为什么会是七秒？是痛苦与记忆的一个临界值么？世人不晓，我亦不可得知。每一次，我看“鱼戏莲叶间”，都会很认真地去思考这个问题。

楼下有水，水中有莲，莲下有鱼，岸边有我。每至夏日，清晨抑或黄昏，我都会来到静心湖畔，端坐抑或站立在一派夏木阴影的光影里，看鱼儿出没，遨游，嬉戏，然后，没入水底。妻问我，你每天都去同一个地方去看同一个风景，不累么？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会累啊？鱼儿多好啊！又是多么快乐多么自由。莲花多好啊！多么美丽多么高洁。

宋人周敦颐在《爱莲说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”或许在文章中并没有出现过鱼儿的身影，但千百年来，无数的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，心中早已有了水中鱼儿自由自在的那份恬然之乐。

动与静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，风动，莲静，鱼动，水静，动静相宜间，物我两相忘。站在静心湖畔的美妙时光里，我不仅静心观赏，还每每神游。多年之前，我也许就是这水中的一条鱼吧，与大地为伴，与江河为伴，与莲叶为伴，与时光为伴。莲叶何田田，那采莲之人又在何方？故乡老宅的后面，就有一方池塘，其西南角是一方莲的世界。幼时我曾问过奶奶，荷与莲有什么不同么？奶奶说，荷生藕，莲结莲，它们都在夏季里开花，但结果一个在水上一个在水下。我还是弄不明白，干嘛会是一个在水下一个在水上呢？

其时，父亲刚从部队休探亲假回来，他牵着我的小手，乐呵呵地指着水中正在嬉戏的鱼儿说道：“等你长大了，鱼儿就会告诉你答案的……”啊？我惊愕不已，鱼儿真的会告诉我答案么？于是乎，我每天都在盼望着自己长大，好去弄明白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秘密与真相。探索与发现，用一个孩子的眼光去解读鱼戏莲叶间，确实有点难。

真到多年之后，我行走在故乡与异乡之间，看惯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，突然某一天，我走进了一座山寺，再次看到“鱼戏莲叶间”，我顿悟了：原来，世间的一切，莫不从心，心境不同，感悟不同。所谓“春华满枝月圆天心”，在世人看来，它依然有着一颗道法自然的心。心若莲花，万物清明。

山风猎猎，莲动水静，鱼动心静，仿佛只是在那一瞬间，我醍醐灌顶，灵智顿开，突然之间就想明白了人世间的好多人和事，包括父亲多年之前站在故乡的池塘边向我说起的那番话，鱼儿会告诉我答案的。如今想起，父亲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看破不说破，人生之路要靠我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去走。鱼戏莲叶间，我戏莲叶间。莲叶只是一种虚无的外像而已，鱼儿才是内心观照的真实存在啊！

鱼戏莲叶间，我一直都久久地徘徊在人生与岁月的羁旅当中，但我一刻也不曾停下过探索与发现脚步。鱼儿的世界很小，我们的世界很大。鱼儿在嬉戏，自由自在，开心快乐。我们在行走，风雨兼程，悲欢交集。

鱼戏莲叶间，人行天地间，其实，在我看来，两者之间确有共通之处：探索与发现，自由与快乐，努力与抵达，万物与内心。原来，这个世界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：纯粹，简单，自由，幸福。

